

My
Remarkable
Journey

非凡旅程

拉里·金自传

[美]拉里·卡尔·福斯曼◎著 朱丽丽 吴海峰 王景婷◎译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倾情推荐
《时代》杂志称他为 麦克风边的大师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My
Remarkable
Journey

LARRY KING

拉里·金
非凡旅程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凡旅程：拉里·金自传 / (美) 金, 福斯曼著；朱丽丽, 吴海峰, 王景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12

书名原文：My Remarkable Journey

ISBN 978-7-5086-2369-6

I. 非… II. ①金… ②福… ③朱… ④吴… ⑤王… III. 金, L.—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121 号

Original Title: MY REMARKABLE JOURNEY

Copyright © 2009 by Larry K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einstein Book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非凡旅程——拉里·金自传

FEIFAN LÜCHENG

著 者：[美] 拉里·金 卡尔·福斯曼

译 者：朱丽丽 吴海峰 王景婷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9-3851

书 号：ISBN 978-7-5086-2369-6/K · 169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世界上没有比做父亲更让人快乐的事了。之所以快乐，就是因为有了孩子们。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安迪、小拉里、哈伊阿、钱斯和坎农。正是有了他们，我的存在才有了意义。

关于记忆

记忆是有趣而生动的。你可能会记住50年前某个下午发生的事，但却记不起你昨天中午在哪儿吃的饭。

问题是，你活得越长，就会有越多的东西需要去记忆。因此，我们都会感觉到，30岁的记性要好于75岁的。我有超过75年的记忆，它深植于我的生命中。而且日复一日，它也在一天又一天地增加。

有时，照片能够使我们的记忆顿时鲜活起来；而有时，照片本身就成为了我们的记忆。我曾经跟小约翰·肯尼迪谈过那张他3岁时在父亲的葬礼上敬礼的照片。他对当时的情形鲜有记忆，但他知道那张照片。那张照片伴随着他的一生，照片本身则变成了他的记忆。

像照片一样，故事能够保存记忆，也可以唤起记忆。你在讲故事时，总会添加一些修饰的成分。事实上，修饰往往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某个时刻，你可能忘了某个人曾经说的是什么话，这时你找了更为风趣的词语替代。你博得大家一笑，所以你继续用这种方式讲述故事。过了一会儿，你所记住的就只是经过修饰的故事，而不再是它的原貌。

因此，本书接下来的故事，并不是以其本来的面貌呈现的。当中有很多情节是经幽默化处理后存留在记忆中的，但它们的本质与实际发生的并无二致。

有时我也会在记不起一些事情的时候情绪低落。有一个老笑话是这样

的：“我刚刚读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书名是《获得完美记忆的10个步骤》，作者是……嗯（记不起来了）……”但我从未忘记笑话和有趣的故事，我将幽默故事完全保留。从孩童时起，我就能记住那些让我开心一笑的美妙时刻。我有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幽默故事将是我最后的记忆。

如果你只看过我在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但如果当初我没有走进广播领域，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喜剧演员。让人开怀一笑，至今仍是我最强的拿手戏。

记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了记忆，我们将变得一无所有。但那些与幽默连在一起的记忆，是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

在这本书中，也有其他一些人的记忆，它们是我的家人、朋友以及那些最了解我的人的记忆。这些记忆里肯定会有一些我未曾思索过的对我的看法和见解。它们将帮助你更完整地了解我。在这本书出版前，我不会去看他们对我的记忆，也不想去充当编辑的角色，或者告诉任何人应该要说些什么。

所以，有趣的是，当我捧起这本书时，我将会怀着和你一样的好奇心来了解我的一生。

目录

前 言	关于记忆	VII
第一章	我到底在做什么?	1
第二章	9本书	7
第三章	母亲和收音机	11
第四章	家是朋友聚会之所	25
第五章	棒球、女人和激情	45
第六章	你好, 迈阿密; 再见, 牙买加	59
第七章	杰基与弗兰克	73
第八章	追逐60年代	85
第九章	困境	103
第十章	时机	119
第十一章	泰德 · 特纳	133
第十二章	你的雪貂死了	149
第十三章	辩论	165
第十四章	辛普森	181

第十五章	小拉里·金	193
第十六章	妻子肖恩	205
第十七章	性与生育	221
第十八章	我与总统	233
第十九章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251
第二十章	请说出你的问题	259
第二十一章	自得其乐	281
第二十二章	疗伤	295
第二十三章	一天一例	299
第二十四章	沉睡者	311
致 谢		317

第一章

我到底在做什么？

MY REMARKABLE
JOURNEY

如果每天早晨你都坐在Nate'n AL餐厅我专属的早餐桌前，你也许就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平常，我在电视中总是穿着背带裤^①主持节目。但在早餐时，我是不穿背带裤的。另外，你会发现我讨厌吃鸡蛋。你还可能会想象我在汽车行李箱里的情景^②——因为这个被称为“本世纪的独家访问”的故事，迟早将会众所周知。

这件事发生在前一阵子，我的节目组里有个叫鲍勃（他是一个据我所知最疯狂的家伙）的制片人有一天接到了CNN国际新闻网的一个大佬打来的电话。

大佬说：“鲍勃，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即将发生！”

“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 鲍勃早已坐不住了，屁股已经移到了椅子边上。

“我们搞到了本·拉登的独家采访权。”

“哇，太牛了！”

鲍勃的反应可以理解。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整个美国的部队一直都在寻找本·拉登。除了外星人之外，没有比采访本·拉登更牛的事了。

① 拉里·金是CNN王牌新闻访谈节目《拉里·金现场秀》(Larry King Live) 的主持人，“衬衫+背带裤+沙哑的声音”是拉里·金最为独特的个人外在特征。——译者注

② 这是一个愚人节的恶作剧，下文中作者将会具体提到。——译者注

“可是，那得去巴基斯坦。”鲍勃兴奋不已，晃着脑袋。

“但这是能够采访的唯一办法。我们准备派你和拉里一起乘飞机去那个遥远的地方。你们不能携带摄像机，也不能带任何其他设备。摄制组、音响组、翻译人员都由他们提供，录音也由他们来做。采访结束后，他们会给我们一盘带子让我们带走。这就是我们要干的活。

“噢，对了，鲍勃，还有一个条件。你和拉里到了巴基斯坦后，会被带到一个特殊的地方，然后下车。你就待在原地，拉里会被塞进另一辆车的后备箱，并被带去见本·拉登。他们可不想冒险，让任何人知道本·拉登藏身之地的蛛丝马迹。

“拉里去作采访。采访完后，他们会给他一盘带子。然后拉里会被再次塞进后备箱，被带回来与你会合。车也会还给你们。之后你和拉里去机场，乘飞机回来。”

通过电话后，鲍勃开始发狂。他急切地想完成这个“本世纪的独家访问”，同时也担心这次采访的风险：拉里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要是在后备箱里心脏病发作怎么办？他们把拉里杀了怎么办？要是他们把拉里当做人质呢？要是他们把我和拉里都扣做人质呢？……可我们又怎么能错过此等良机？

颇感紧张的鲍勃给他妈妈打了个电话：“妈妈，我该怎么办？”

“嗯，拉里要在汽车后备箱里待多久？”他妈妈问。

“他们没说，只是说必须待在后备箱里。”

鲍勃开始焦躁不安了，他反复地给人打电话。他有点狂乱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为了不让鲍勃彻底变疯，执行制片人温迪·沃克不得不提前终止了这个愚人节的笑话。

事实是，如果鲍勃真的在我早餐时来到桌前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会发现自己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在他没有问完我之前，我可能已经把自己装进汽车后备箱里了，而且也许我会说服本·拉登，让他也把自己装进这个汽车后备箱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路攀谈了。

有点扯远了。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真的被装进汽车后备箱里，我会觉得那同样是一个我所熟悉的地方。50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一个问题：

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有时我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脱离了我的身体，像是我的意识在飘荡，如梦幻一般。我不得不掐一下自己，确信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籍籍无名的小拉里·齐格（拉里·金的原名）的声音和形象传到了22 300英里的太空，并通过卫星播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观众能看到我在提问，世界上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样也能收看到我的节目。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小孩，有一天会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设立上百万美元的奖学金；和约翰·肯尼迪共同经历了一场交通事故；结识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任美国总统；在与著名歌星弗兰克·西纳特拉独处时，让他唱歌给我听；与马丁·路德·金并肩散步，又与刺杀金的凶手促膝长谈；在贝弗利山庄的Mr. Chow's餐厅用餐时，接到约旦国王的私人电话；快70岁时又添了两个儿子，并看着他们在万圣节收集做成他们爸爸形象的糖果。

啊哈，我还记得小拉里·齐格1949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全明星赛实况转播的情形，因为他买不起去埃比茨棒球场看比赛的门票。40年后，他走进全明星赛的球场，反被那些明星球员们索要签名……

这都是我当初无法想象的事。曾目睹过人们在街上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逝世而失声痛哭的小拉里·齐格，做梦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走进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但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我不止一次地走进白宫。一次，我和希拉里·克林顿坐在白宫，背景是埃莉诺·罗斯福的一幅半身肖像画。当我无意中提及曾采访过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时，坐在一旁的希拉里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她感到颇为吃惊。

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我共进晚餐时，我是不是和平时主持节目时

穿的一样，也是背带裤？当我在约翰·麦凯恩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出现并准备采访他时，佛罗里达州的师生们是否真的簇拥着在高喊“拉里！拉里！拉里！”？是否真的有神秘的情报机构的特工找到我说，“也许我们应该要保护你”？

有一件事至今仍让我深感为奇。我和我的老朋友赫布有一次应邀参加纽约州州长官邸的宴请，得知我们到来，管家当场向我们走过来，并问道：“先生们，需要一杯今晚睡前的开胃酒吗？”

睡前开胃酒？我只听过餐前开胃酒，并不知道还有睡前开胃酒的说法。

也许，州长马里奥·科默——这次晚宴的邀请人，才最明白这是多么天马行空的发挥。有一次，他在埃利斯岛（美国移民局所在地）主持一个表彰移民后裔的大会，在给我授奖前，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

有人送给拉里·金一件礼物——一块可做一套衣服的布料。于是拉里找到迈阿密的一个裁缝，让他做成一套衣服——但要有两条裤子。

“对不起，拉里，要做出两条裤子，我想料子大概不够。”这位裁缝说。

于是拉里找到了另一位华盛顿的裁缝。

这位裁缝量了量料子，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料子不够。”

拉里跑到洛杉矶试试运气，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拉里只好回家找他在布鲁克林的老裁缝。

“当然能做，”这位布鲁克林的老裁缝说，“除了能做一套有两条裤子的套装外，我还可以再做一件马甲。”

“我找其他地方的裁缝都不能做，你怎么能做到呢？”拉里问。

这位裁缝说：“因为你在布鲁克林并没有那么大^①。”

^① 此处意指名气大、大牌。——译者注

第二章

9本书

My REMARKABLE
JOURNEY

我 拱着从图书馆借来的9本书，走在回家的路上——在我的记忆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我不能肯定当时借的书到底是不是9本。我也不知道，这些书后来怎么样了。我之所以把它描述成9本，也许是因为那时我是9岁的缘故。我之所以能确定当时我是9岁，是因为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1943年6月9日。

我爱书。在1943年的那个夏日，我夹着那9本书往回走。有3辆警车停在我家楼前。我们总叫那些警车为蹩脚货。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听见了母亲的哭声。但当我准备跑上楼时，一个警察走下来，径直站在我面前拦住了我。他将我抱了起来，我的书便散落在了楼梯上。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认识那个警察，但我想应该是认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我的父亲一直在一家兵工厂上班，并且还开着一家社区酒吧和一个烧烤店。他对警察们都很友好。警察们很喜欢我的父亲，因为他们总是喜欢那些具有幽默感的酒吧老板。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穿着警服，戴着警徽，还拿着警棍，学着警察在街上巡逻的样子。

警察把我带进了警车，告诉我我的父亲去世了，死于心脏病发作。

我没哭——我记得很清楚，我确实没有哭。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什么意识也没有了。我想我给这位警察添了不少麻烦。他发动了汽车，载着我在布朗斯维尔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驶。最后，车子停在了一家电影院前，

他带我去看电影了。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看的那部电影——《巴丹岛》——由罗伯特·泰勒饰演警官比尔·戴恩。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群美国士兵阻击进攻菲律宾的日本人的故事。

比尔和他的侦察小分队奉命去炸掉一座桥，以阻止敌人的进攻。他们在战斗中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只有比尔和另外两个士兵还活着。随着剧情的深入，比尔的两个队友，一个被狙击手杀死了，另一个被一个装死的日本兵放冷枪打死了。影片的末尾是比尔·戴恩端着机枪，直对着镜头，朝着扑向他的敌人，以最后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我记不清那天回家时是怎样的情形。关于这一天的许多事情，我的记忆已经封藏。我的弟弟马蒂也忘记了，他那时才6岁。不过，尽管我记不起确切的事，但在我的记忆中，依稀还残留着一些碎片。

父亲出殡，我没有去。我和父亲是那么亲近，但我没有去，而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想，当时肯定有人在照看我，但我记得自己的确是一个人在家里，手里还把玩着一个球。

这些记忆都已经模糊，但有两件事我可以肯定：一是，我以后再也没去过那家图书馆；二是，从那天起，只要看见警车停在我住的街区里，我就会感到紧张。如果是警车停在我家楼前，我就会飞奔回家中，因为我担心母亲也会离我而去。